





南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六

袁湛

弟豹

豹子淑

淑兄子顓

顓從弟象

象從弟昂

昂從弟君正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竝

知名湛少與弟豹竝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其兄子玄女妻湛

宋武帝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

熙十二年為尚書右僕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

泰奉九命禮拜授武帝帝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任栢谷塢泰議

受使未畢不拜晉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

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緬湛之甥也嘗於公坐

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贈

左光祿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諡曰敬公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  
五戶子淳淳子植竝早卒

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  
忘疲爲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太夫人有司  
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  
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竝贖論後爲丹楊尹太尉長史義  
熙九年卒官以參伐蜀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  
爲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爲章句學文采適鑿從橫有才辯  
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  
疎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  
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

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  
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  
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  
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  
也還爲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  
淑上議其言甚誕淑喜誇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  
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  
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衰  
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  
將爲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且當行大事望  
相與戮力淑斌竝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  
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



愈怒因問曰事當尅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尅但旣尅之後  
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  
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  
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  
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  
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  
槐樹下劭卽位追贈太常孝武卽位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公又  
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興四家長給稟淑文集傳於世  
諸子竝早卒兄洵吳郡太守諡曰貞洵子顓

顓字國章初爲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  
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  
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言之顓盛稱太子好學

顓失言去立子鸞  
不可勸以廢昏去

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顓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  
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毀顓又陳  
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  
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封新塗縣  
子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  
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  
命顓慮禍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休仁不行卽以顓爲  
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顓舅蔡興宗謂曰襄陽至惡豈可  
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彪口且天道  
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  
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  
顓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修兵械

此時追悔前言不



反考武子不可云

會明帝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顓子祕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為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顓本無將略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顓換襄陽之資顓答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為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得之明帝使顓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顓曰卿未經為臣今追蹤竇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顓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鷲謂其眾

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顓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耶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為已功明帝忿顓違叛流屍於江弟子彖收瘞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即位方得改葬顓子戩昂戩為黃門侍郎戍益城尋陽敗伏誅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竝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紉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為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顓出遊要愍孫愍孫輒稱疾



宋書于文帝諱日  
觀景後日死也豈不  
於君諱進肉也玩  
亦系註一語其非大  
帝諱日可知

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  
有欲與顓婚顓父洵曰顓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  
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  
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臣竝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  
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  
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竝免官大明元年復爲侍中  
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舉爲會稽  
郡孝廉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  
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竝  
擣菹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  
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  
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愍

承宋作委

孫色不變沈柳竝起謝以之得釋出爲海陵太守廢帝即位愍孫  
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  
將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明帝泰初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  
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  
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虛姿神清映性孝履  
順棲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嬾無所營尚然九  
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  
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  
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  
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  
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旣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



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  
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  
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爲人孝武時求改  
名粲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爲粲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  
多忌諱反語袁愍爲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  
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  
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楊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  
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  
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  
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  
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  
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

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字循寄乃滄洲蓋其志  
也七年爲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  
塼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  
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  
不患沈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  
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搢明帝臨崩粲與褚彥回劉劭竝受顧命加  
班劔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  
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  
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  
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  
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  
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



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  
竝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高帝褚  
彥回劉彥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  
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  
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卽位遷中  
書監司徒侍中如故齊高帝旣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  
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有周旋  
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憶  
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詔不欲事  
二姓密有異圖劉彥節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  
好武事竝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任候伯孫

曇瓘王宜興彭文之下伯興等竝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  
攸之舉兵反齊高帝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遠以爲不宜  
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  
齊高帝入屯朝堂彥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  
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尅日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  
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彥節候伯等竝赴石頭事  
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  
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彥  
節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  
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齊高帝以報敬則敬則誅韞并伯興又  
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彥節等列兵登  
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彥節與兒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



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壙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斨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候伯等其夜竝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犬毳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

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常馳也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袁粲劉彥節竝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霑優隆於是竝命改葬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宜密謀至是齊高帝問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用爲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閣中旨用嗣祖爲師

彖字緯才顓弟覲之子也覲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內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慰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顓見誅宋明帝投屍江中不許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屍四十



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甌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顛從叔司徒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竝器之仕宋爲齊高帝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仕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處江陵令宗躬啓州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諫獲漏疎繼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爲人晏請交不答武帝在便殿思金柄刀子剪瓜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彖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旣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後爲侍中彖充臆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諡靖子彖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雋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此晉之王裒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廓足



補何遜傳作個以  
字考美詳之當从  
簡何

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為太子洗  
馬于時何澗亦稱才子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  
悅廓之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蕭韶  
奈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顓之子也顓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  
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顓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攜  
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赦  
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勤學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顓敗傳  
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顓名以為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  
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為孝感蓋訖更制服廬于  
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修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  
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

不仕宋

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為  
丹陽尹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  
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  
名為昂即字千里後為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  
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為彖所養乃制菴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  
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  
爨有繼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  
藐藐冲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友每假其談價虛其  
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  
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  
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復為諸從  
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為心服三年

言無異色  
稜作不異字  
復當作服



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  
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  
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  
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噎言不識次  
後爲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  
奏不憚權家當時號爲正直初昂爲洗馬明帝爲領軍欽昂風素  
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卿有美名親經相  
詣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帝甚悅尋出爲豫章內  
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  
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塋訖起爲吳  
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  
之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

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喻雅懷聊申任意獨夫狂  
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億兆有賴  
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熒惑出  
端門太白入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  
且范岫申賢以薦誠款各率所守仍爲犄角而足下欲以區區之  
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  
屠滅非所謂季忠季俱盡將欲何依去就之宜幸加詳擇昂答曰  
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  
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  
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  
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  
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帥之威幸藉將



既作此書大議論  
即不知亦宜不仕司  
空司空兩顧而和  
生兒君四遂致迎  
神表門世也一朝  
地司空為之萌芽也

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殮微施尚復投殯况食人之  
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  
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  
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  
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為後軍臨  
川王參軍事昂啓謝曰恩隆絕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焰灰非喻  
萸枯未擬摠衣聚足顛狽不勝臣徧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  
之科洞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訓峻三章於聖王之  
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鄩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  
於斯戮之人除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唯恩及  
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  
鴈直木固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來濫職守秩東隅

斯尋作新  
唯作推

仰屬龔行風驅電淹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  
愚臣頓昏大義狗鴻毛之輕志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  
屢起田儉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  
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狗衆誰曰不然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  
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  
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  
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答曰朕遺射鉤卿無  
自外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  
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  
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  
不妄有各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  
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

淹梁作掩



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閣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  
竝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  
知昂爲貴昂在朝譽謬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爲皇  
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爲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  
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  
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卽日舉哀初昂  
臨終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  
悉皆停省因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  
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闇於  
前覺無誠於聖朝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得全門戶自念  
負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  
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

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  
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聖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脫有贈  
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諡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初  
昂之歸梁有馬仙理者亦以義烈稱

仙理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理少以果敢聞父  
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  
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理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  
族叔懷遠說之仙理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爲請  
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理猶於江西口抄軍建康城平仙理舉哀謂  
衆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  
心其如親老何我爲忠臣君爲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  
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



理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弗忘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縊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俄而母卒帝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理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理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理曰大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爲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含涇縣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早生使以懸瓠來降武帝使仙理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理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中山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禽馬廣送

洛陽仙理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理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十年胸山人殺琅邪太守劉晰以城降魏詔假仙理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理累戰破走之進爵爲侯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理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爲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初仙理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與乃以玉代女云子巖夫嗣昂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旣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子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時譽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萬師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



吳斗南云非天之  
斗君以司天之生

疾者衣為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  
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  
無敢行巫遷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及臺  
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張  
太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  
不能決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  
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子樞  
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資產充積而  
樞獨處率素傍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  
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  
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冠爭往造請樞杜門靜居不求  
聞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吳興郡太守陳永定中徵為侍中掌選

張太墨梁  
作于子悅

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  
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生子昂主及昂竝卒於梁時武帝受命唯  
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藏駙馬都尉并贈昂官樞議曰昔  
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  
人之篇漢氏初與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  
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  
為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為贍準  
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世而醇所以假  
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  
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祚而王已亡泰  
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  
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今宜追

載陳作載

取陳作趣



樞父之服闋豈指  
以美服耶

贈亭侯時議以為當天嘉三年為吏部尚書領丹楊尹以葬父拜  
表自解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  
選事銓衡汲引竝出於樞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  
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簡懿有  
集十卷行於世弟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  
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  
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  
年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  
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  
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  
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

賢雖窮與賸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遁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  
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  
者重昏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  
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主徒對策多行賄  
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  
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  
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  
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策以貴  
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即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遷  
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陳武帝作  
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勣謂憲曰卿何矯眾  
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



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卽伺閑爲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憲以父居清顯累表自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目樞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

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答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卽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惡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



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君正弟敬

敬字子恭純素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魏尅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帝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頎頎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不從宣帝卽位遣章昭達討紇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爲太子中庶子歷左戶都官二尚書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謚稱德子子元友嗣敬弟泌

泌字文洋清正有幹局容

魁岸志行修謹仕梁歷諸王府佐侯

景之亂泌兄君正爲吳郡太守梁簡文帝在東宮板泌爲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辯表泌爲富春太守兼丹楊尹貞陽侯明僭位以爲侍中使於齊陳武帝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及莊稱尊號以泌爲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散唯泌輕舟送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聘周及宣帝入輔以泌爲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恡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誥投驅狗玉罕遇其



人觀夫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槩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顛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象之出處所蹈實懋家風粲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粲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帝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高已既抗言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殯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為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敬泌立履之地亦不為替矣

南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六終

魏川中鳳園  
氏園南甫

南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七

孔靖

孫琇之

琇之曾孫

孔琳之

孫覲

殷景仁

從祖弟淳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稱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閭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被起為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

魏川中鳳園  
氏園南甫



京口圖之帝亦以爲然時虞嘯父爲會稽內史季恭求爲府司馬不得乃出詣都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會稽內史使齊封板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舟夜還至卽叩扉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整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境內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爲下山玉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武帝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親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薨以爲贈子靈符

位丹楊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慤實有堪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績修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遣使鞭殺之二子湛之深之於都賜死明帝卽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深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



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  
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  
深之議吳可棄市靈符弟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琇之琇之有吏  
能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  
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  
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  
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  
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  
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  
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  
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  
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孫子奐

幼孫字

奐字休文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  
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  
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  
時左戶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奐廷  
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竝被拘繫或薦奐於賊率侯  
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  
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  
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  
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  
亂中守法度竝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爲左西  
掾梁元帝於荊州卽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  
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爲揚州刺史又

陳事

西下當有  
曹字



補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與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與陳武帝作相除司徒長史左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與建康令武帝尅日決戰乃令與多營麥飯以荷華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與清白自守妻子竝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與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與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物為煩陳文帝卽位徵為御史中丞與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

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

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為主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事事

竝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與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

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人侍醫藥文帝嘗謂與等曰今三方

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與乃流

涕歔歔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

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與為

太子詹事廢帝卽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出為南中郎康樂侯

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卽位為始興王與與在職清儉

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太建六

年為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尅復淮泗封賞叙用紛

紜重疊與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

昔日之言安在古之遺直固如是乎

未上書有帝字

事書當作

共決當作與與共決之



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袞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棧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與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紀陸瑜言之與與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與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廊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與與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與代

繕已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十四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紹新紹忠紹忠字季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羣晉御史中丞祖沈丞相掾父厥光祿大夫琳之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閣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令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



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

美疑

弗革所以前賢悵悵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旣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貴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



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  
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  
卽卽載籍未聞其說推別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  
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積用  
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  
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  
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  
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  
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寔爲人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  
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  
竭雖復室如懸罄莫不傾產單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  
一罷凶門之式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一年除宋武帝平北征西

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  
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  
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  
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  
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遷  
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追贈太常子邈有父  
風官至揚州中從事邈子覲

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  
位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  
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  
書顏竣奏以覲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威權在下其  
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



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  
旣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大明元年徙太子中庶子領  
翊軍校尉歷祕書監廷尉卿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  
不問六年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酒杖氣每醉  
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  
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  
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  
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季武每欲  
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  
他物麤敗終不收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  
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  
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

謂曰我比之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  
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  
豪麗服玩甚華覲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竝三吳富  
人咸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  
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鄱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覲後爲司徒  
左長史道存代覲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  
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  
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  
飛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  
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  
長史行會稽郡事明帝卽位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  
業爲右軍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



瑛入東慰勞瑛至說覲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竝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尅覲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覲子長公瑛二子淹玄竝在都馳信密報秦始二年正月竝逃叛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通建鄴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判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覲前鋒軍已度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旣東明帝卽以代延熙爲義興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合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時覲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

退破岡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軍王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乃安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與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扞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扞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卽皆摧破齊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之又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瑛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唐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趨石澗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於山疇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調曰此事孔瑛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



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顧琛王曇生袁標等竝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餘皆原宥覲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丘陵覲寤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尅覲弟道存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以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章舊章記誼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嘗建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卽位補侍中累表辭讓優詔申其請以爲黃門侍郎歷左衛將軍文帝卽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

湛四人竝爲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爲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爲漢氏推恩加爵於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路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上從之丁母憂薨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赧與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



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策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王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耳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爲崇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季武行經景仁墓紹遣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道矜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憐父妨清序可除散騎常侍

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祖允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自五兵尚書爲宋武帝相國左長史元嘉中位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官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郎黃門清切直下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



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爲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袁粲褚彥回竝嘗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輒清言畢景王儉爲丹楊尹引爲郡丞袁昂先拜祕書丞求臻爲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見倩拜而倩見作表遂不爲作歷位太子洗馬淳弟冲字希遠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卽淳女而冲在東宮爲邵所知遇邵弒立以爲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季武亦爲劭盡力建鄴平賜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章見知

論曰季恭命偶興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文行已之度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違變通之道觀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筮元嘉之盛幸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爲重美矣乎



南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八

褚裕之

弟淡之

玄孫球

裕之兄子湛之

湛之子彦回

從父弟昭炫

炫子雲

雲子蒙

蒙子玠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哀之曾孫也祖歆祕書監父

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

黃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

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為祠

部尚書宋受命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

顯官為宋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宋

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竝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

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

宮常懼見禍於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醜毒自煮食於前武帝將殺

氏圖南



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爲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樹置遙以鄭令司馬文宣爲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苓之竝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西諮議參軍孔寔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竝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

按下有當有殺字

先宋作亮

東宋作宣

浦陽江

柯亭

納二軍過浦陽江順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恭期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諡曰質子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爲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貨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遷至都凡諸親舊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爲右衛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曠尚宋文帝第六女琅邪真長公主位

曠宋作授



三王先妹後姊  
謂弟先用世以  
者耶

太宰參軍亦早卒。駿子續位太子舍人。亦尚宋公主。續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存。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正。以此女妻之。仕齊為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自球也。後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事中。

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王者。竝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為文帝所知。歷顯位。為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戶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為吏部尚書。復出為丹陽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彥回。澄。登輕

舟南奔。彥回始生一男。為劭所殺。孝武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為中書令。丹陽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諡敬侯。子彥回。

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為丹陽尹。使其子弟竝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共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如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吳縣王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



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  
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  
就之備見逼迎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  
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宋明帝  
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問出金  
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  
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  
知也帝之在藩與彥回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  
改封零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  
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  
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  
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

暢王或謝莊竝在粲坐撫節而歎口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  
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僉人常珍奇與薛安都為逆降叛非一後又  
求降明帝加以重位彥回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不足大加寵異  
帝不從珍奇尋又叛彥回後為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  
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  
黃羅襪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寘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  
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  
才令美物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為不可帝怒曰卿癡  
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為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  
以老母疾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  
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  
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



賂公行彥回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可識暮年不盥櫛唯  
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吊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  
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彥回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  
集衆心彥回初為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  
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  
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  
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兖州高帝固讓與彥回及衛軍袁粲書陳  
情彥回粲答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彥回尚書令侍中給班  
劔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為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  
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  
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  
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

南上當有領字

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  
親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骨立葬畢詔攝  
職固辭又以碁祭禮及表解職竝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  
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王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  
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  
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命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  
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  
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  
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  
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  
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相何詐遐曰彥

相親作將



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退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疊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高帝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曰高帝非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耐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爲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以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竝宋時公卿亦不當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彥回斂

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父矣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燭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於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表燼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遺詔以爲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卽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彥回班劔爲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彥回少時嘗篤病夢人以下著一具



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係。犯上將彥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秘器。時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增班劔為六十人。塋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諡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彥回始也。又詔彥回妻宋故巴西主璉。璉璉暨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

以不即與否

南齊作左此江左  
制也宋齊二書百  
官志可見作戶者疑  
唐書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戶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綦。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以繫門外。極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閣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淪聞其弊。往候之。排閣不可開。以杵搥破。進見賁。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屍徙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為恨耳。永明七年卒。

非元兒乃恨久耳

綦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



霽詔許之建武末秦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太常諡穆子秦子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

翔

翔字世舉起家祕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

羣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卽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城友文學加正王二等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在政絜已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爲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

平允遷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爲精誠所致云

澄字彥道彥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彥回後尚吳郡主生澄彥回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彥回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瀡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暴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爲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



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褥壞作裘及襪又贖彥回介憤犀導及彥回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表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彥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爲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爲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譚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各行何意披偕至此門戶不幸乃復存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各士邪名德不昌遂存斯順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輜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炤

思之有  
期頤者借况其久不  
死何

弟炫

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爲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坐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驩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濟陽江敷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



無以市藥以冠劔為質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  
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貞  
子子灃

灃字士洋仕梁為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員郎烏程令兄游  
亡棄縣還為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  
東王府諮議參軍卒灃之為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  
雅為湘東王所親愛灃子蒙位太子舍人蒙子玠

玠字溫理九歲而孤為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  
達多有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訓義典實不  
尚淫靡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遷中書侍郎太建中  
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賊污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  
稽陰太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

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  
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鑠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敕慰  
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  
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  
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  
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  
給或以玠非百里木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  
局跡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  
時人以為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  
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  
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為御史  
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



年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  
子亮位尚書殿中侍郎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  
迎輿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責也炤貞勁之性  
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  
世業無隕者矣

南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八 終

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九

蔡廓 子興宗 孫約 曾孫疑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  
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爲宋武  
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閑素爲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  
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爲侍  
中建議以爲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  
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  
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  
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寮  
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

西川中鳳閣  
氏畫同訓甫



黃門郎以下通鑑  
作黃散以下胡三  
首注黃散謂黃門  
侍郎及散騎常侍  
侍郎也

亮每事諮廊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廊終不爲屈遷司徒左長史  
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廊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  
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  
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廊曰我  
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于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  
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廊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廊正直不欲使居  
權要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廊  
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廊謂曰營陽在吳宜  
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王之怨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  
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  
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  
廊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廊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

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毘而以之北面挾震王之威據上流之重  
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廊年位竝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  
束帶詣門奉兄軌爲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  
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廊  
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  
嘉二年廊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廊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八

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廊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  
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  
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廊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  
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  
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  
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



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爲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竝與之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俱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

旋旣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鑱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評斷以禮律義有合闕見從出爲東陽太守後爲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媠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明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



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滎陽王卽  
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  
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  
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  
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  
性恒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詐先是大明  
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  
由是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  
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  
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  
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  
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

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  
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  
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  
恒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  
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貶若謂安  
都晚過微人本宜裁抑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  
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  
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  
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  
後署案旣而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  
興等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

恒本作常

幾何宋作  
唯呵  
過宋作遠  
今作今序  
作貫



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兒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竝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旣不欲以徙大臣爲各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竝誅復中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顛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

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旣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彈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至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擣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



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卷深重故吐卷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始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得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

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數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闕道隆深達此旨搢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極殿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見陵戔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婿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閣中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羸足者直如此四海必將乘入時諸方竝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



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褚圻平函送表顛首救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劬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尚書爲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

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爲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請遣解遣雜役竝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爲吳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



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征西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  
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  
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  
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  
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竝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  
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  
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  
地傅隆與父廊善興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  
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棧敬玉了無作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  
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為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

至是興宗復下宋  
作五年中有此  
八家秋當宋  
弘興宗宋作王  
宋為正及張敷  
當周利詣敷就  
數呼左右曰移  
江數傳信真指  
坐定數命左右  
林環等三事亦  
江數是齊事非

其遇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  
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  
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  
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  
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弟一作顛母  
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  
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弟一作生平之懷屢經陳  
啓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已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弟一作言豈是不  
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顛又禍敗彖  
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養居名門高貴多  
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竝不許以女適彖泰豫元年卒年  
五十八遺命薄塋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

興宗甥袁顛子  
興宗之姊孫興宗  
如興宗內外兄弟  
通其子豈此不可  
明帝其以女妻南  
王敬猷與宗以姊  
可違亦不言其非  
行如表家傳泰觀  
非顛和南之蓋承  
宋書之誤然顛始  
兄弟南史洵子顛  
顛弟劉之子南齊書  
家祖洵久則顛亦  
興宗之甥豈顛非其  
姊所出耶南史家傳  
以興宗為祖男齊  
書以為外男是南  
史之誤言之齊書以  
言之也宋攻南齊與  
宗乃以女妻姊之孫  
不可解王

以表姑偶表  
姊非倫序



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

約字景撫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旣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爲近藩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爲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容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

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樽

樽字景節少方雅退黜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事齊位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於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竝不就梁臺建爲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爲侍中吳興太守初樽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酌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樽判還本主吳能爲巫出入樽內以金釧賂樽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搗登聞鼓訟之爲有司劾時樽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耻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爲常餽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表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樽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



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眾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竝請避之樽堅守不動命眾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為侍中領祕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樽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為太子少傅岫為右衛將軍樽風骨梗正氣調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為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樽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各臣樽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為盡帝嘗設大臣麤樽在坐帝頓呼姓名樽竟不答食麤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樽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

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為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喧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為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諡曰康子司空表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為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字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婿錢肅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檢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



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  
為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眾人咸從唯  
疑與表憲不行後主曰何為疑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  
奉詔眾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  
徵曰蔡疑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  
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  
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廊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興宗出內所踐不墮家聲位在具  
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廊及凝年移四代高風  
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益其風俗  
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九

西川中鳳  
氏雷同甫

南史卷三十

西川中鳳  
氏雷同甫

列傳第二十

何尚之

子儼 孫戢 儼弟子求 求弟照 照弟胤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潯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  
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  
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  
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  
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  
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  
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  
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  
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

解腕上刑  
喜在手四字  
便曉味



並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  
清身潔已尙之少頗輕薄好撈菹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  
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爲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  
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  
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  
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尙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尙  
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  
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  
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  
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  
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尙之雅好文  
義從容賞會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

黃下宋書有回字

長史劉斌爲丹楊尹上不許乃以尙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  
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  
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尙之西河之風不墜  
尙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尙在尙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尙之意  
好不篤湛欲領丹楊乃徙尙之爲祠部尙書領國子祭酒尙之甚  
不平湛誅遷吏部尙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尙之察其意  
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  
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  
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共知  
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爲尙書  
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尙  
之因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尙之又諫上不許曰小



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尙之又表讓上優  
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  
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尙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  
鑿議者多同尙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  
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  
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  
今制遂行富人之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  
領軍沈演之以爲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  
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  
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爲尙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  
著還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尙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  
義恭詔曰羊孟尙不得告謝尙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尙之

還攝職羊卽羊玄保孟卽孟覲尙之旣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  
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  
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尙書令時三方興義將  
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尙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卽位復  
爲尙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  
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尙之上言於法爲重超從坐者由是得  
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爲宜在  
巴陵尙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爲津要  
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楊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楊州  
爲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楊並因  
此虛耗尙之建言宜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  
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尙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



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  
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  
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  
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獫狁  
之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  
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取君乃真猴有人嘗求  
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  
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本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  
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  
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極親故一無薦舉旣以此致怨亦以  
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

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  
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  
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卽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  
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  
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  
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  
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  
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旣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  
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  
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旣  
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  
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



若早解此山陰王何  
必更求湖侍西真可  
發一大笑

三世領選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  
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待已彥回雖拘逼終不肯  
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  
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  
齊高帝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懽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  
久之復為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  
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  
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  
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  
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為少迺以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  
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為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

衣被服飾極為奢麗出為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  
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  
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謚懿子女為鬱  
林王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為文帝挽  
郎歷位太子洗馬丹楊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為太子中舍人泰始  
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  
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  
寺不肯請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詐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  
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  
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  
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宦尚

何氏本廬江潯人而  
其後乃皆居吳



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  
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群書善談論  
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  
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踦踞公卿敬下或乘柴  
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  
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吳  
郡武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徵  
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  
藩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爲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  
門園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  
舉酒酌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  
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旣世族儉亦國華

素梁作甲

弟時人號  
爲通隱而  
無弟以下

梁作論

不賴舅氏邊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  
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尙望  
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  
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  
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  
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悅作好  
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  
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  
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鑿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  
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  
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  
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



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荅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  
 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  
 遘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圍樹以  
 贍親黨惠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  
 裘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惠景平  
 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為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點  
 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  
 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  
 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為侍中掾帝鬚曰乃欲  
 臣老子辭病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  
 給天監二年卒詔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點弟胤  
 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

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  
 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  
 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  
 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  
 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  
 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後以國子祭  
 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  
 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  
 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待為中書令領臨海巴  
 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  
 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  
 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



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為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胤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次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

用鄭均例也東宮尚書祿六百石何

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朓俱前代高士胤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淡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問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堦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



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  
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板唯胤所居  
室歸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  
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胤送至都賜塲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  
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塲之游於今絕矣  
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  
唯祖尙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  
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  
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麕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  
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  
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  
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太

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  
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  
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  
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  
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  
並衣袷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旣而疾困不  
復瘳初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  
蠶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蚘蠅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  
驟於屈申蠶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淡懷如怙至於車螯蚘  
蠶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  
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  
陵王子良見岷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



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  
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  
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文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  
踐至於晨晷夜繼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  
棄生性之一啓鑿乃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  
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  
奉年遂絕血味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  
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  
亦不仕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父樽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業一暮  
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日叔寶神清杜又膚清  
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且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

為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  
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  
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  
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  
絕聲藉地腰腳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  
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  
魚慶緒於事為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且可置一  
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  
後温飽無資乃漼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  
不群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為尚書儀曹郎建  
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為湘東



太守還爲齊高帝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  
啟高帝理其寃又與司空褚彥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  
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  
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  
踐阼先使裴叔業賚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  
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  
詔邪即時一作行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  
行事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公  
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  
此得還都昌寓後爲吏部尙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  
是誰後荅曰子焉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昌  
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

裴叔業  
作徐元慶

軍贈太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尙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天監中  
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尙書銓序明審  
號爲稱職出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  
爲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復爲吏部尙書侍中領太  
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  
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絜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  
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  
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爲尙書右僕射參  
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賓朋言詞  
若訥訓荅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此  
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木荅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



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年改爲尙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  
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  
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餽餽無  
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  
恡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口陸倕  
戲之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  
故嘲謂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  
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  
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且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  
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斯夢上極  
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費惠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  
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

屬事不行因此卽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  
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  
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  
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  
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  
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  
舊時賓客門生誼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  
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  
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  
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豐而求親者  
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  
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



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乎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憎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畧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臣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懷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尙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窶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得審實

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淡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由祖尙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卒于園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尙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爲從兄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



與胤別胤問各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各胤即命紙筆名曰毅曰書云兩玉曰毅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毅也位祕書丞早卒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閣取譏皮冠獲諄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誠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躡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各譽觀夫子暫之赴惠景子季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才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

終

六月初日清晨校畢此卷

藝文閣藏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張裕

子濱 岱 岱兄子緒 緒子完 充

永子環

環子率

率弟眉

藝文閣藏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為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第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為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為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

中宋作第別傳下有案

張裕傳使持節都督益州刺史廣之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而裕實未嘗為都督也凡此類多誤未傳而為廣州刺史莫三州刺史獨書監四州諸軍事亦非例也又會稽太守加都督他傳未有此家言本傳亦多未詳姑闕之



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呌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蕃昌云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爲刪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

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爲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碣磔累旬不拔爲魏軍所殺甚衆永卽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爲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爲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



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  
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使  
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効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  
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  
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  
下復無冤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荅鍾  
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卽位爲青冀二  
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尅捷破  
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爲南充州刺史加都督時薛安都據彭  
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都督前鋒  
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旣至永狼狽引軍還爲魏軍追  
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腳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

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  
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  
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  
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  
阮須何達之等竊其權達貨盈積方童等坐圖下獄死永又降號冠  
軍將軍廢帝卽位爲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吳郡太  
守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充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  
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基坐齊割  
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  
悅非常卽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  
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旣反唱言臺城陷  
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開理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兖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爲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効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

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爲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勲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卽位復爲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



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表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官職復轉中庶子後為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為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談玄淡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

前有限內記室限內格如俱未詳

緒過江二語類語齊北士中竟張緒過

江未有入當以齊書緒南人檢意以為北士中緒江以未有能過之者著語少也南史改語全失其意

何平叔亦有脫誤齊中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其一也語亦未明

弓黃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侍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與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

官當作官

深口當有真



選用吳郡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貧籍不當執不許是遺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是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荅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和布其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爲之辦殮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

上當作止

設柳翼上以蘆葭轎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完當作允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繼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改遂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慍與



儉書曰項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  
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  
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  
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  
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  
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峽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  
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岍疎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  
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遘回於在世長群魚身畢景松阿雖復  
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時偃息於卜  
居之會如此而巴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尋  
分危落仍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  
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

吐齊作社

空擬句起有脫誤

高臥風片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  
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  
蒼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  
蓋而長懷渭川之咄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岷西百姓岱表  
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詵容與於  
屠博之間其權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  
眷唯丈人而已闕廷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爲  
脫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  
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  
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  
累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

言齊作社  
擬作罷

引軸以齊作  
以卷軸



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尙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尙書僕射頃之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忻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環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處祿自免不拜後爲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環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環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邀爲吳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環取邀諸張世有豪氣環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邀召環委以軍事環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

幸有此不然則宋之逆臣耳

宜以不義侯封之

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環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卽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環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嵩陸闌並少年未知名環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爲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曠疑等文季每還直器物若遷環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環者常呼爲散騎出爲吳興太守環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卽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尙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綽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綽問何不事產而行乞綽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綽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闕職輒歸家武帝

何須王反



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臥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爲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子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爲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



為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為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漑周興嗣為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琬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琬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直壽光省修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常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

琬作玩

丙後人改

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盾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為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遭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



此伎聞瑋為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  
略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歿六年廬于墓側齊  
永明中為豫章王疑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各每  
呼為劉四張五以貧求為剡令略不視事多為小山遊會山賊唐  
寓之作亂稷率厲部人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黃山建  
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  
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事中黃門  
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為長寧永元末為侍  
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  
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  
閣張齊行弒于含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  
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

小山梁作山  
唐高之果  
作唐瑤

武帝  
後三

為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為散騎常侍中書令  
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常於樂壽殿內宴稷醉  
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  
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  
不得言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  
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  
君害主業以為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  
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  
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  
雖居朝在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  
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冀二  
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

朝當作  
齊子為佳



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稷爲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卒稷子唵

唵字四山稷初爲剡令至唵亭生之因名唵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唵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玄言因爲之筮得節卦謂唵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

年唵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爲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唵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唵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唵征東將軍唵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唵唵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唵唵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唵曰速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唵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唵弟暉知名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略太子中庶子

其之相東武陵諸  
無天如此解者  
其之相東武陵諸  
無天如此解者  
其之相東武陵諸  
無天如此解者



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爲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爲太常卿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常抗表讓位於種以爲宜居左執其爲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常於無

陳書下有侯字

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稜上脫種第字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絕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園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張邵

子敷

孫冲

兄子

勳

勳子

伯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

功曹桓玄徙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

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荅事微

謬降為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忠欵帝大悅命署

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吳郡太守及王謐

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輳唯

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

於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

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

張邵字茂宗

從下脫誕

寺宋作其



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  
重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  
卽夜誠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  
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宿受張主簿  
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  
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  
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  
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州刺史檀  
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淝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爲變議欲遣軍  
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  
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懼便發詔以  
司馬徐羨之代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

宜須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  
啓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世子改授荊州邵諫  
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爲  
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  
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  
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爲政要從之荊州刺史謝晦  
反遣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  
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  
襄陽築長圍修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浙二州蠻屬爲  
寇邵誘其帥並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悉禽旣失信群蠻  
所在並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欲斷取

須下當有北字

署當作重



之會蠕蠕國獻使下蠻以爲是敷因掠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取賊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禕席爲轎車諸子從焉長子敷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

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荅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赧並管要務與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赧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日一作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赧等失色而去其自寵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塋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異譬汝有盜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暮而卒孝武卽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



宋書張冲傳持節  
豫州諸軍東豫州  
史又晉南兖州五州  
南兖州刺史又晉司  
軍事司州刺史又晉  
鄭司三州刺史又晉  
持節加故南兖州  
不書餘宜作南兖州  
史司州刺史而持  
節與晉諸州皆異

聖敷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為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墜淮而死子式嗣弟冲

冲字思約出繼伯父敷冲母戴顓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冲少有志性隨從叔承為將帥除盱台太守承征彭城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齊永明八年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遣命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為南兖州刺史遷司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冲南兖州刺史並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寅還都以冲為舒州刺史一歲之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冲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冲不敢

舒當作野

進停住夏首浦聞梁武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救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冲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間出擊之光靜戰死冲固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經略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日禺中於州聽上祀以求福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巡行旦日輒復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及元嗣



等議降使改爲書與梁武帝冲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瑜謂夜曰  
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  
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  
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冲及房僧  
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爲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  
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罌付禕使密加醜毒受命於道自  
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  
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  
獠犬所傷醫云宜食蝮蠍蠶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  
亦卽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  
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

宋書四十六卷張  
傳附張暢五十九  
又有張暢等語  
不詳暢字少微  
四書宋傳皆曰  
以武改爲北政  
後則解魏主宋書  
世祖南火改稱孝  
今傳亦稱孝是後  
人以南史附入必非宋  
史之舊當別考  
宋書宋傳書多致  
誤不能知者大者  
附五王

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  
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  
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  
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昺不同欲席卷  
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  
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譏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  
局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  
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  
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  
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得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  
馬臺立氊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  
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

贈上疑有東  
昏二字

得字疑行  
宋作既  
何人所改



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

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橋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粽南上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為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况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

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為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來暢又宣言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炬燭一作檠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



復重付太武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  
乏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屨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  
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太武  
又遣就二王借篋篋琵琶箏笛等器及棊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  
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  
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燕王義宣司空長史  
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  
位居僚首哀容俯仰陰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  
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  
夷道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  
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  
因顏竣陳義宣豐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

路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  
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賴丞相司  
馬竺超人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  
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爲軍人所  
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  
上輿玄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都下  
廷尉尋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  
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  
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  
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尙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尙  
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閤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  
謚曰宣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

水相字衍知本民字  
下當有保持字

進上宋有既  
而字



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坐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後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淹弟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觀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觀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

出後渚送之曰似聞胡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漣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覲與融兄有恩好覲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卞展善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改爲儀曹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卞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劭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劭見從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



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  
南陽王友融父暢為丞相掌史義宣事難暢將為王玄謨所殺時  
玄謨子瞻為南陽王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祿乃與從  
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  
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  
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身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  
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  
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  
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  
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頓  
殞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  
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

字當作長

屬當作展

頓齊作頓

乞為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修儀範為事至  
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  
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為  
太尉時與融欵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  
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  
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  
之體并履一量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  
席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  
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  
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  
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  
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



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  
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  
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  
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  
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  
講救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  
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醜精  
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罷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旣非  
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荅曰臣陸處無屋  
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  
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  
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

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  
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  
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  
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  
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  
高履爲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  
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  
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  
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  
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  
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  
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旒無旒不設祭令



南朝使有此等妄人  
何況唐宋以下孔子  
蓋遠

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  
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  
遣還家曰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為問律  
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  
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有其體文夫當刪詩  
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  
不讀况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道爾首吾文體英變變而  
屢奇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  
於世自名其集為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  
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復有充融卷稷第六弟寶積建武  
中出為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瀋何點陸惠曉孔珪至融弟鐵之舍

政嘗下當有  
常字

徐文伯世精醫術  
入義術傳不當附融  
南史無義術傳故以  
附此然如得實誌之  
流以附隱逸皆為不  
當宜別立一傳為不

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  
子顧見王思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並第五  
寶積永元中為湘州行事蕭穎胄於江陵乘腰輿詣穎胄舉動自  
若穎胄問何至之晚荅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既不能為比干之  
死實未忍為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以為善即用為相府諮  
議後位御史中丞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  
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齏與  
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聞之乃扁鵲鏡經一  
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  
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荅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  
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案孔宄  
鍼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

為疑作見



正史東海南齊作東  
陽此云錢唐則自  
東陽非東海明矣

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  
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為諸皇子療疾無不絕  
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  
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  
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  
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  
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  
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  
達者多以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為效與嗣伯相埒宋  
孝武路太后病眾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慄小腸耳乃為水劑  
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  
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眾醫以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

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  
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  
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  
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  
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子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  
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為貴遊所  
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  
遂以哀孀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為  
臨川王昶所重時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  
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  
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在取冷水從頭  
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

華北傳法中有一事  
正與伯玉相類何



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常有姬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眾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虬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虬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虬者，久虬也。醫療既僻，虬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篋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徒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徒置齋前柳樹上，明且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遵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



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鵲  
何以加茲融與文伯款好故附之云爾

六月初一日校至三十卷止往羅店孫氏吊喪回蘇酷暑料理筆墨應酬旋病瘡輟業幾旬七月初八日續  
起初九日上午校畢此冊是日立秋時房師溫公如玉來吳寓予家支應煩苦又別有敗意事心緒頗惡

南史



